



冬至

人间小团圆
冬至大如年

(视觉中国)

从此日长天又暖

■吴奋勇

冬天了,上午的风冷飕飕的,甚至有些刺骨。房前屋后的“臭菊”举着一张张小太阳般的脸,开得正欢。贵福伯坐在门口埋的藤椅上晒太阳,不时挥动着拐杖,似乎在驱赶什么,敲打地板的声音富有节奏,像一首山歌。

他大声地喊我的乳名,我走近向他问好。他说:“干冬至,湿年兜。看来今年春节会下雨了。”又说,他喜欢春节晴好,乡亲们平时出门,春节都回来,天气好才热闹。他有些失望。我说,下雨也没关系的,现在路况好了,出行方便,照样可以像以前一样开展民俗活动,你来我往,串门话家常。

一会儿,他问我几岁了。我说,57。他说,属猴的,应该58了。我连忙说,是呀!此时,我想起一句家乡的老话“吃了冬至圆,多一岁”。我夸他记性好,他很高兴,示意我坐在他身边的方凳上。我抬头的时候,看到他家的大门上,粘着一个黄

澄澄的“冬至圆”,糖水流了下来,成了一条细细的线,明晃晃的,好像在说一种传承。

他的孙子送来两杯铁观音,我们一人一杯,慢慢地喝着,说着村里的事情。他突然伤心地说:“你爸今天早上,从天上回家吃冬至圆,吃咸粥了。我好想他,他是我的启蒙老师,是个好人,可惜没有活到80岁。”我说,他走的时候,是78岁。我告诉他,我家有按照风俗祭祖了。他说,应该的。他唠叨着村里有些人太忙了,没有回来,可以理解,心里有祖宗就行。我告诉他,我在内安溪工作,那里冬至还有扫墓的习俗,敬奉祖宗,东西很丰富,不像我们老家,只有冬至圆和咸粥。他说,这就是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。

我想起小学时代,每当冬至,大家都会特别早去学校,也不敢请假。不然会被说“被冬至圆粘着”,带有贪吃的意思。三年级时,我的同桌早上吃撑了,第一节刚上课就呕吐,成为笑谈。以前,

物质贫乏,对冬至十分向往,因为有好吃的东西。冬至夜漫长,是唯一可以玩得尽欢、可以晚睡的美好时刻。现在,物质丰富,不愁吃,不愁穿,我想,仪式感还是要有的,“冬至大如年”。很多人会回到家中与家人一起过冬至节,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幸福。

时光如川浪淘沙,转眼,又是冬至了。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从贵福伯家回来的路上,看到一只狗慢慢地走,像在寻找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。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一棵高大的桃树,窜进我的视野,用它掉光叶子的枝丫,撑开白天与黑夜的界限。从今天开始,夜晚将慢慢变短,白天会越来越长。我们的内心,像树一样,用生长的年轮记下光阴的故事。

星辰的轨迹,永远踩着自己的步伐。只要你愿意,完全可以像古人那样“数九”。我们数的是希望,心中装着对未来的期盼,不疾不徐,日日数到暖,一起迎接春和景明!

冬至“做鸡母狗仔”

■曾剑青

闽南冬至前夕家家户户都要“搓丸”“做鸡母狗仔”。丸是以糯米粉为原料,加入清水或米浆糊揉成团,然后用手搓成一粒粒比花生米稍大的米圆。大部分是白色的,少部分会拌上红粉,成为红白相伴的丸仔。与此同时,还会用米丸料捏做一些小巧玲珑的瓜果动物和金锭银宝,俗称“做鸡母狗仔”,寓意兴旺吉祥和财气。

农耕时代,鸡母狗仔寓意着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,劳动人民用这种朴素的创作手法,表达着对美好未来的期望。

这些“鸡母狗仔”色彩丰富,白、红、黄、绿等诸色均有,比起冬至节丸多为红白两色,更加绚丽多彩,甚是好。它们的趣味样式对孩童有着极大的吸引力,比起搓丸单一的动作,孩子们更喜欢参与到“做鸡母狗仔”的活动中来。

记忆中的某个冬至前的一天

下午,我们吃过午饭,温暖的阳光带着金黄色铺洒一地,洋溢温馨之感。家中的长辈们就开始忙碌起来,为做“鸡母狗仔”准备材料。当一切准备就绪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开始了这有趣的活动。孩子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,小手迫不及待地伸进糯米粉堆里。母亲总是最熟练的那个,她先取一团糯米粉,用手轻轻揉搓,再蘸上一点红色颜料,开始捏起“鸡母狗仔”来。只见她的手指灵动地弯曲、按压,不一会儿,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鸡就出现在眼前。那小鸡的模样,仿佛下一秒就会“叽叽”叫着跑走。

大人们一边捏着,一边还不忘给孩子们传授技巧。孩子们则似懂非懂地听着,手里也不闲着,捏出的“鸡母狗仔”却是千奇百怪,每个人都发挥着自己的创意。弟弟想要捏一只威风凛凛的大公鸡,于是他把糯米粉团揉得大大的,还精心地给公鸡捏出了

高耸的鸡冠和长长的尾巴。妹妹则偏爱可爱的小狗,她把小狗的耳朵捏得大大的,像两把小扇子,还在小狗的脸上点上两个小红点,当作腮红。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互相分享着自己心中的动物形象,并且努力把它们通过双手在糯米粉团上呈现出来。这小小的糯米粉团,在大家的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

其实,做“鸡母狗仔”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手工活动,它还蕴含着闽南人对家庭团圆、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美好愿望。在这个过程中,长辈们把古老的习俗传递给下一代,让孩子们在欢笑中记住自己的文化根源。每一个捏好的“鸡母狗仔”,都像是一份家族情感的寄托,承载着闽南人对冬至这个传统节日的敬重与热爱。当这些“鸡母狗仔”被摆在餐桌上时,它们就像大观园里的小生灵们,给冬至的团圆饭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温暖与欢乐。

冬至冬祭

■周牵连

冬至一阳生。冬至,作为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,其源可溯至春秋。古早凭土圭测日以定冬至。冬至,阴极盛而阳初萌,仿若岁月长河的独特坐标,引人探赜人生的幽源。冬至的暖阳,恰似岁月轻披的金纱,悠悠地敷于先祖墓茔之上,为这寒日晕染了几分幽微暖意。它就像在喁喁诉说着尘封旧事,正合杜甫所云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节气嬗递,蕴蓄生命轮回与希望苏萌之韵。

“万径人踪灭”,先人每择僻远阴寒之所安息,就是期冀以此庇佑后世福祉昌隆。于我而言,寨坂后沟尾崙卧虎山中的上乾周氏古厝地,实乃血脉传承之神圣殿堂。我心怀敬畏,来此祭悼,欲深深探家族渊源之幽邃。

冬至又至,墓周杂草丛生,几近淹没祖茔幽径。执锄而除,锄头起落,如叩问大地的忆痕,每一株杂草皆为时光的赘余,逐一剥落,方显通往家族深处之幽径。步步如穿行时空荆棘,趋近血脉滥觞。岁岁斯节此地,心绪各殊。

寨坂冬至,村俗氤氲。此间祭礼,当怀诚敬。跪叩之仪,虽或于今遭视作陈规旧习,然实为赤诚情愫的袒露,真心灼灼,胜却万语千言。白居易诗: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其诗妙绘冬至之际萦绕心间的思念与牵挂,无论游子思家,抑或吾辈缅祖,皆于斯节愈显深沉厚重。

祖墓巍峨踞高岗,俯瞰中坳,极目远山。遥念先祖徙居于此,遴选此风水宝地,度那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的幽居岁华。今子孙唯岁末一拜,泪目含悲敬。祖墓肃立,仿若岁月之闾者,以缄默之态,收揽家族的悲欢离合,那一块块石头,即其无声之语,与山川、天地、子孙灵魂相晤谈。

传承苟失坚毅与敬畏,必丧前行之勇力;敬重若衰颓,人心亦将涣若散沙。故我重游古厝地,记此无碑之墓,慰藉祖先英灵,示后来者以轨范。

墓卧苍山,与万物偕融,虽终化于无形,却令子孙肃然生敬。有形墓穴,编织家族情丝;眼前山水,映现人心幽微。子孙静夜冥思,思绪自个体感悟融入家族文化之洪流,此乃传承历程中偶然与必然交织之径路。

乙杉携割草机临,亲堂免却诸多劬劳,墓园渐次展露,风光旖旎堪赏。众乃得暇布设祭牲。墓园侧畔茶园,于烟火阳晖交映间,愈显葱茏翠碧,茶园的青绿,仿若大地缄默的诗章,于烟火与阳光协奏的韵脚里,晕染出祖先凝视的目光。那目光深邃若夜空星子,惜为尘世匆促所遗略。

生命于轮回中赓续,亦有死生无常之幽韵。墓石罅隙之间,仿若得瞻先祖慈颜;云间天际之处,似可瞥见流光溢彩的往昔。下山之际,竹林拔节之声,若祖爱目光,节节高升。血脉就是韵律悠扬之乐章,为家族传承之信约,世世相承,永无绝期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